

(上接第一版)

1965年2月7日和8日,美国空军连续轰炸和扫射越南北方广平省和永灵地区,图谋把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于2月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是早已做了准备的,并且懂得如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赶走美国侵略者。”“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怒火》,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创作的一篇散文。与《巴信》一样,发表时未署写作时间,但不需考证,因为在《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得一清二楚。此处据巴金1965年的日记,抄录与写作此文有关的文字于下:

二月八日(晚上)听广播,美国飞机昨、今两天又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轰炸洞海市和永灵地区,令人愤慨之至。我从广播中听到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的录音报道,我的心也到了北京的街头。我的心还到了我所熟悉的洞海市和永灵区,我真想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我相信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日子不远了,越来越近了。

二月九日(中午)十一点半回到家里,徐开奎来电话,要我给“笔会”栏目写一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中饭后午睡半小时,两点半左右开始写短文,五点前写完,由《文汇报》通讯员取去。(注:此文即为刊于2月10日《文汇报》的《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据徐开奎考证,2月9日巴金有一封信给他:“稿子匆匆写成,奉上,请替我看看,不妥处,请代改正,谢谢。书一册奉上,请查收。”此信应是与稿子一起由《文汇报》通讯员带回交给徐开奎的。书一册是巴金的《贤良桥畔》。)

二月十日八点半刻起。《少年文艺》的两位编辑来拉稿。十二点前市政协来电话通知一点前在政协院内集合出发游行支持越南人民。中饭后十二点二十五分坐三轮车,绕道到北京西路,在江宁路口下车,走到市政协,正好一点钟。几分钟后随大队出发,走到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门口解散,坐陈同生车返家。

二月十一日(晚上)从联播新闻中又听到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炸毁归仁美军宿舍的捷报,真了不起。

二月十二日八点半刻起。读报,听广播。试写《少年文艺》要的稿子,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写法。中饭后《人民日报》记者站来电话索稿。休息二十分钟,写《越南人民必胜》,五点前写完,由新华社通讯员来取去。六点后晚饭,听广播。续写《少年文艺》要稿,也只写了百余字。因感不适,十一点一刻洗澡。零点后睡。(注:《越南人民必胜》发表时改名为《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刊于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二月十三日八点半刻后起。续写《少年文艺》要稿。中饭后午睡一小时,续写短文。六点半一刻吃晚饭。听广播。续写短文。

二月十五日中饭后午睡到三点半钟。写完短文,不到三千字。开始抄改短文。六点半一刻吃晚饭。

听广播。继续抄改短文,一点半前抄改完毕。即睡。

二月十六日(晚上)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一点改完。

二月十七日八点一刻起。十点后《少年文艺》编辑同志来取稿。三月九日《少年文艺》社送来大批印刷精美的少儿读物。(注:其中应该有最新一期《少年文艺》。)

从日记中可发现,巴金在四天内应约要写三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前两篇都是“一气呵成”:《文汇报》一篇2000来字,用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人民日报》那篇1600来字,用了不足四个小时。《怒火》一篇,最后成稿2300来字,前后却花了五天多时间;12日“试写”,“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写法”,13日差不多写了一整天,14日没有写作记录,15日“写完”并“开始抄改”,16日“校改”,到17日凌晨“一点改完”。能想到的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提出了一些写作要求,因为杂志读者对象是广大少年朋友。

巴金对贤良江有着特殊的情感

篇名中含“贤良江”,因为巴金对贤良江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摘录《怒火》开首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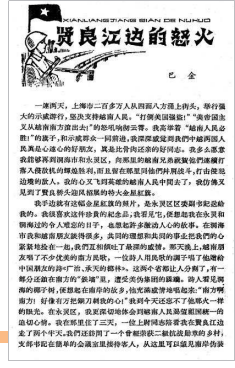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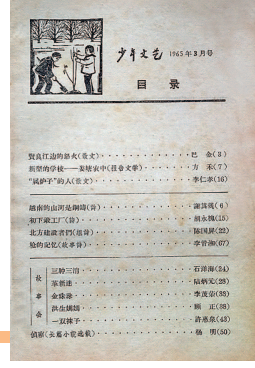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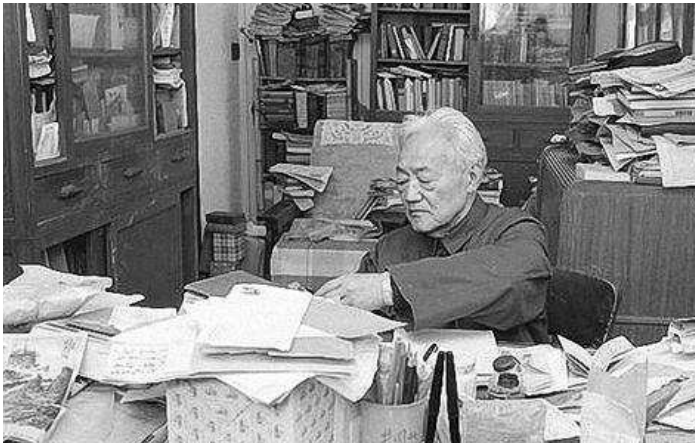
一连两天,上海市二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倒美国强盗!”“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的怒吼响彻云霄。我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和示威群众一同前进,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中越两国人民真是心连心的好朋友,真是比骨肉还亲的好同志。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贺他们连续打落入侵敌机的辉煌胜利,而且留在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我的心又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贤良桥头迎风招展的特大金星红旗。

“一连两天”,就是9日、10日的上海群众大游行。巴金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参加了10日的大游行。据11日《文汇报》报道,10日参加游行的各界人士还有周谷城、谈家桢、李国豪、叶以群、袁雪芬、俞振飞等。

从日记和《怒火》文中发现,巴金“熟悉”洞海和永灵,因为他曾访问过越南。1963年,越南战争正处于第二阶段,中国作协安排巴金去越南访问,同行的是山西作家李束为。巴金一行于6月10日从北京飞抵河内,7月17日回到北京。在越南的五个星期里,巴金到过河内、洞海、永灵、海防、贤良江、下龙湾等地,与当地作家座谈交流外,还访问了许多民众,包括战士民兵。

贤良江,又叫边海河,位于北纬十七度,属越南广治省。河上有贤良桥,1952年由法国殖民者建造。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以后,成为越南南北方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叫“十七度线”。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完全摧毁。

在越南访问时,巴金“在紧靠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了三天”,“一位上尉同志陪我在贤良江边走了



► 巴金正在工作。

▲ 《贤良桥畔》(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 刊有《贤良江边的怒火》的《少年文艺》1965年第三期。

两个半天”。他在贤良江边看到的是:“平静的江水明明给人分割成了两半,美丽的土地给切断了,和睦的家庭给拆散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贤良桥分割了越南民族,分割了越南人民的心,巴金切身体会到越南人民对国土分裂的悲痛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他在越南很快写成《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刊1963年第9期《人民文学》),把自己的万分感慨和对越南人民的爱写进文字中。

1964年7月,巴金将访越归来后所写的《携手前进》《我的心永远在英雄的人民中间》《忆越南》《珍贵的礼物》《越南人民的庄严答复》等七篇文章,与《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一起辑为一册,以《贤良桥畔》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最初取书名为《携手前进》,出版社编辑王仰晨“认为《携手前进》书名不像文学著作”,遂“决定改为《贤良桥畔》”,于是把《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也改为《贤良桥畔》。写作《怒火》时,巴金“忽然想起了一本小书中的插图: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站在江边,她望不见孩子的爸爸,却对着静静的南岸挥动尖尖的斗笠”。这本“小书”就是《贤良桥畔》,那幅插图,正是《贤良桥畔》一文的题头图。

一连两天的轰炸、两天的大游行,让巴金想起“在永灵和洞海过的令人难忘的日子,也想起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他在文中说:在那里“看到了越燃越旺的怒火”。《怒火》一文,通过回忆访问贤良江时的所见所闻,歌颂了英雄的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表达了一个热爱和平的作家对越南人民真挚友好的感情。文中多次提到的“金星红旗”,就是《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中的金星红旗。《贤良桥畔》书中还印有这幅金星红旗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访越时永灵区委领导送给巴金的,他一直珍藏着。

再访越南,巴金终于实现愿望

从日记和《怒火》中还发现,

巴金强烈地表达了再赴越南访问的愿望。他说:“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我真想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同他们并肩战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其实,巴金在两三天前写的《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去年就说过: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是用两条腿走路,也要走到越南去,去保卫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保卫兄弟的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而且我的心已经飞到永灵和洞海,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了。”

7月9日,巴金与作家魏巍由中国作协委派来到河内。“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又一次在贤

良桥畔留下我的足迹。”这次在越南长达三个多月,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接见,到过河内、清化、义安、广平和永灵,还到过奠边府、海防等地。巴金9月18日在河内写的散文《美国飞贼们的下场——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于1965年《人民文学》10月号),详细描述了在越南所亲见的战争场面。巴金是10月19日回到北京的,萧珊已等在那里,两人小住几天后回到上海。这是萧珊最后一次到北京。



这次访越归来后,巴金写过多篇越南战争题材的散文,如《越南青年女民兵——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炸不断的

序》即为《并肩前进——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但未见《贤良江边的怒火》一文。

《巴信》和《怒火》两文,未曾辑入任何集子;《怒火》篇名虽出现在《巴金日记》,但晚于《巴金全集》出版,也许这是《巴金全集》失收的原因。不过,编辑《巴金全集》时,巴金已找到1960年代的“上海日记”,《怒火》未被收入《全集》,或有其他原因?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笔者困惑的是,《巴金日记》已出版十余年,却未曾有人注意到1965年2月16日写着:“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